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七

簷曝偶談

吳郡顧元慶

嘉靖辛丑新正五日大雪越三日又大雪既而快雪晴情相與二三子負暄於東簷之下擁膝聯趾清言竟日與夫師友之所聞傳記之所載就日贅筆浸復成編不知奇溫之可獻白醉之可樂也遂名爲簷曝偶談云

宋吳子經論性不同其略云稚子夜啼捫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

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出恒後爲狐鳴其戶如窺此事所以貴乎權也此等語言絕似莊子耳

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色必尚黃素智也繭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神也此六德也

佛居太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照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

照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然歟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以儒以明人佛以明鬼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一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其二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䰟於水壺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世飛動把酒自忘此興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見怪不可驚怪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

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凡山居者先須識道而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不見其道故心境未通矚物成塵則鬱鬱長林峩峩聳峭鳥獸鳴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藤蘿縈絆雲霧氤氳適足以資其喧耳

財猶賊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耻言之

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爲善每責逢曰貧不可

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

東坡云神勝功用無捷於酒

舊傳得意詩有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詩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恩宮女面下第舉人心形容悲哀之狀極矣

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雞曰翰音註謂異名所以別人用而今致餽於人者及借以為雅稱是

以鬼事人也

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須下馬過渡莫爭先雨宿宜防夜雞鳴更相天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邅此征途藥石之言

王建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古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往往皆驗

古者賓位尚右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

西階謗呼主人爲東道則古人坐讓右行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左爲尊耳

東陽陳同甫嘗與客言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隣之樂旦日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告子如言復謁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今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

有日者謁王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

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筭數乎

富鄭公去宅居山水之人其別有五有貧以樵釣爲業者有好釋老之學欲逃生死者有以德自矜託名高尚而沽聘命者有遭喪亂怖禍以避世者有賢而不能用退伏著書者是五者處山林則一其所趨則異也

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月之餘陰雨月之餘皆爲閒暇無事時也有疑陰雨者蓋陰雨則無出入無賓客俗事少故可讀書東坡所謂此生有味在三餘是也

船門曰馬門蓋闖字之分也引首而覷曰闖

或傳一詩謎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膚走入帳中尋不見任他風水滿江湖乃賈島李白羅隱潘閬四人名也

人之叩齒將以收召神祇辟除外邪其說出於道家

者流故修養之人皆所齒不聞以是爲恭敬也今人往往入神廟所齒非禮也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爲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和叔侍年七歲其伯氏問曰日出雨落公麥相角是何語和叔曰陰陽不和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虫皆上行唯有肺虫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虫上行也

今人以半夜雞鳴爲不祥其來遠矣唐李鵬聽雞詩云黯黯嚴城罷鼓鼙數聲相續出寒栖不嫌驚破紗窓夢却怕爲妖半夜啼

病逸漫記

吳郡陸釴

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牐闸方可行舟

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爲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張后誤進中上子皆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益病陰證也

錢溥素善内官王倫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曰王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啣之

上初即位王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牛倫輩皆易視之及　仁壽太后又嘗欲見　上於東宮爲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通預草上即位詔并下獄黜爲順德知縣文在內閣頗與力焉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禎度不可言將入對紿學士薛瑄云予若多言恐忤上意若應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遂以爲信於其語半持其後有禎即大聲曰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

何事迫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而
罷

景泰帝復謚恭仁康定景皇帝

清寧宮本太子所居之宮今皇太子既冠者皆居於
此宮

京官有守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
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除職事概
等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官考滿
至部如戶口不增者送問滿日得三分以上者得陞

其餘雜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迤北進貢者待之加於四　順天供床壽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餅又欽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衣一套靴襪全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二表裏其羈留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為大官侵欺以馬草為名軍士所得者少而官入已者多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支糧者七百餘人

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部爲轉行科以手本至
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也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欽天監官筭命錦衣百
戶視其隱駙馬曾聘者聽其所從
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高皇帝愛子田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城
范德最貧至有喪不能舉衣服不能完者
王妃之婦駙馬之父俱爲兵馬指揮無祿
母雖以子貴然嫡母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則子

婦亦不敢受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罷軟與素行不
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皆
不得用有贓者爲民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軍各處輪
番有三十萬之數團營十二萬爲精軍南京不過四
五萬之數　鎮江除京操不滿百名
天下歲運米至京師有四百餘萬民糧不在數內
南京御史刷卷淸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照差遣

人齎印送去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收草料每一房用太監三人每
草一萬須用銀二十兩其馬數不許查理亦曾有人
進本乞查馬數開發充軍
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共左右衛并龍武等
衛皆是外衛
通州秋青草自　正統十四年共積草為虜所焚自
今天津八衛打秋青草遂以為例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　內承運庫每季散

軍職折根銀十二萬兩其軍職通計二萬七千有餘
耳
高季廸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御史張度廣東人所
奏劾與知府魏觀俱罹極典
景泰癈儲之議有廣東指揮王玹發之其謀出於江
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文淵
之語天降下民作之君則陳循之言當時以爲妙對
後文淵家居與樹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
略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有以發之發之以自邀功

可謂自實其非者矣

正統十四年駕幸北木成國公朱勇軍駐鷂兒嶺有

旨微還勇以 薄領口我軍一撒 即至矣 上

不從遂内從 至 黠陷時 駕下營平地四面皆

山

兵部尚書鄺野一日與恭順侯吳其取五軍軍數恭

順闘於上鄺走謝以軍之數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

宗舊制

正統十四年十一月北 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

陳鎰御史姚龍等應赴失期合城胥遁渡滹沱河斷橋結三營以待命堅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城中留者惟七十餘家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　發兵部尚書石璞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永壽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總兵方瑛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將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公入進其苗民所居凡十四寨每寨二三千人大率柔脆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也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爲內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　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素徐有貞事來告不惠不得也羅竟無所報

岳正之被黜也頗以饒舌之故　上嘗挨覩之曰岳正敢多言乃爾耶後以家事田畝之類爲曹石所搆出爲欽州同知尋以逗遛發充軍曹石敗滅放回原籍爲民

仁宗在東宮時監國爲漢府所譖搆　太宗初有易

儲之意而高庶人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之　仁宗令背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潜黃淮楊士竒等皆東宮官善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上意稍解後終見譖乃徵諸東宮官悉下獄士竒引咎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潜語家人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後竟被害

修永樂大典亦宋朝修册府元龜之意

弘文館在大内之西　正統時始革夫黃淮金問署

直事　正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赴弘文館於是劉球等幾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京師通州兩處積米除每歲支用外餘二千餘石可六七年之食
偏頭關近榆林寧武關居中鴈門關在東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堽城垻以分汶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洸河出濟寧水利王事衙門在濟陽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在內書館教小內官使吉提督因識其人亦一溫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皆其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　王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

宮嘗隨老伴念高里經而吉適至殿下駭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才讀孝經術其見異特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　東宮官云先生喫茶局丞張端頗不爲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姑記此三事以傳後人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舉子通詩經自腐於進取從太監張敏令殿下衣服飲膳皆鏞幼所服事云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景泰帝之崩爲宦者蔣安以帛勒死

太宗賜教庶吉士曾子啓等二十八人督責甚嚴嘗親爲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者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而貸之令挽大木啓等以書訴執政執政袖書見上極陳辛苦狀因得釋歸

黄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　京至半途投水自溺

宣德六年造北京禮部　正統四年作北京城樓六年仍作兩宮三殿

終

蝸笑偶言

閩南鄭瑗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㒰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於其君叔子不爲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於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怪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傲子無傲虐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人之身乃如此冥頑不靈可畏哉

季羔避難而閽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

亡命而舍人拒之項籍敗亡而田父紿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陳琳爲袁本初草檄極詆曹公及歸魏而曹公不責駱賓王爲徐敬業草檄極詆武氏傳京師而武氏不怒英雄之舉措大抵如此嗚呼當塗代漢周紀亂唐豈偶然哉

食祿宜卻餽遺也而有時乎受餽遺故子產受生魚不爲傷廉陳戴受生鵝不爲不義去國非爲飲食也而有時乎爲飲食故膰膰不至而孔子行楚醴不至

而穆生去

懐嬴失身重耳沃盥奉匜而以不從不言爲善處蔡

琰忍辱蹇胡重歸董祀而以授受不親爲知禮所謂

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是問者也

雖然豈直婦人也哉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 多須多濫死

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

趙高指鹿爲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温指大柳宜車轂

反撲殺其佞己者盡各繫其逢也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爲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微行北城門吏不啟關而鏐賞之皆帝王盛德之事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陽球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混新唐書表宰相世系

其失也濫儔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

元魏馮后淫兇弒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天綱有時而漏也及　氏效其尤則不免於沈河矣唐之武后穢人紀冒干曆數而享壽考天道有時而爽也及韋氏繼其軌則不免於授首矣孰謂不善可稔乎

隋室既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本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誅可謂義矣而終誤國於渡江之後令終之難也如此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朝守志終身曹丕篡漢其

妹爲孝獻后以璽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諧篡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流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預廢立之謀武曌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之陽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如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避其至親所爲如此可以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蘭蠹出也而蠹非蘭則不能藏身以形化蜘蛛出也而蛛非網則不能憑虛而覓食

嗟乎依戀其軀者乃出自其腹也吾於是乎有感
徑紅之廚孤白之裘盛夏被之不若絺綌之便也文
茵之車朱幘之馬臨流乘之不若馴絆之利也故曰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動違其時雖善奚益
取涼於箑不若清風之徐來也然無風則箑不可缺
溉水於槔不若甘雨之時降也然無雨則槔不可廢
是故三王不興不可無五伯之功二典不作不可無
兩漢之制
劉禪既為安樂公而侍宴喜笑無蜀技之感司馬昭

哂其無情李煜既爲違命侯而詞章悽惋有故國之思焉令譏其大愚噫國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謗古人所以貴死社稷也

狄仁傑含垢忍耻於僞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污迹於僞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論者猶呫呫動其喙則夫受噬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爲哉

商後爲殷呂後爲甫唐後爲晉魏後爲梁隨地以名夫何常之有後世或强襲舊名或別創美號失古意

矣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爲漢儒宗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爲唐儒宗皆所謂小人儒也而世儒宗焉此二代之所以無真儒也

歐陽公一代之偉人也而小人譏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世之人傑也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則夫萋斐之成貝錦哆侈之成南箕又奚怪其然哉

楚莊不罪絶纓之臣秦繆不罪食馬之盜趙盾食翳

黍之餓顧榮啖執炙之夫或得其助以成功或賴其力以濟難其視華元殺羊獨靳羊斟而因之喪師鄭靈解黿獨靳子公而因之遇弑者遠矣中山君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二死士然則施德之與招怨豈在大哉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蒙視幼之法如此

盜跖以孔子爲僞蘇軾以程頤爲奸李傕以董卓爲

忠田承嗣以安史為聖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古有之矣孫偓承嗣不足道而軾亦為之君子之不仁悲夫

參朮以和而起疴芝蘭以馨而熏物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理之恒也若夫阿魏以臭而止臭骨咄以毒而攻毒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理固有難喻者矣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棊世主耳目蔽而售其欺侮也古之人明目而達聰視遠而聽微彼瑣瑣迂惟

之徒尚莫遁於造言亂民之刑矧得而欺侮之

伊尹之言辟不辟孔子之言君不君孟子之言王不王李雲之言帝不帝其義一也而雲獨以是賈奇禍焉延熹之主其太甲齊景齊宣之罪人哉

陳竇謀誅宦官罹其辛螫而漢鼎隨移訓注謀誅宦官遭其反噬而唐社隨屋社稷狐熏灌之難如此校術滅趾之戒可不慎乎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以揖讓為揖遜以惇典為厚典之類宋人之避諱也

今人或襲而用之所謂無喪而有得者也

六經言道而不遺法四書言理而不外事諸國之語汪緩而不切於事情戰國之策變詐而不要諸義理馬遷駁而無緒班固局而不暢

軒轅崩鑿著於本紀而世有出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謚見於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歿亡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亶其然乎

清江敖英

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盖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古之君子所爲後之君子亦有不敢思齊者豈以其所爲未善耶抑所見不同不必踐迹也是故柳下惠覆寒女魯男子不敢學之也程伊川祭始祖朱晦翁

不敢行之也

古來固有凶人一變而爲吉人者亦有　流一變而爲濁流者噫罔念克念其機在我而由人乎哉是故周孝侯惡少也斬蛟伐虎遂立功名永貞八司馬皆茂林異等也乃朶頤叔文之鼎而萬事瓦裂

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歿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

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獲宋史矣

古之權臣跋扈必除藉名儒爲之宗主殺然復古之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非矣文禮雖復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史無盡死後之忠鄧嘉賓盡死後之孝此忠臣孝子

之若心也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若二子者死猶未已乎

人莫不有死也惡之欲其死者衆人之情也愛之欲其生者君子之心也夫既愛之矣又欲其死何哉蓋所受有重於死者先民有言綱常九鼎生死一毛是故南霽雲被執而未死張睢陽大呼男兒以速其死文丞相被執而未死王鼎翁作生祭文以速其死

石碏教子以義其子厚不從而甘心爲逆黨陳萬年教子以諂其子咸不從而卓然爲名臣噫子之不係

世類也如此哉

自古天下事君子成之小人壞之雖然亦有不其然者君子功業蕭條不足以對蒼生之望小人能行奇事亦可邀人心也是故殿浩房琯皆萬夫之望也山桑陳濤斜之役皆一敗塗地而智勇俱困秦檜萬俟卨之雄也當金人立張邦昌之日仗義抗詞請立趙宗祀執不屈而淸議壯之

古之君子其立身行已苟一節孤高足以洗濯汚習其他嘉言善行雖不盡傳可以無遺憾焉其立言也

荷一篇擬進得罪名教即其平生著書滿家將焉用之是故稱楊伯起者以其辭暮夜之金也薄揚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小人之交外親而內疏始合而終叛君子之交則內外始終一也故君子無黨小人無朋君子無貴友之心小人無久要之信

人有恒言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予謂此言强宗豪右當常謂之庶幾不敢作姦犯科也爲龔黃卓魯者不可自謂此言也夫破家滅門豈盛德事哉豈盛世事

哉

昔乃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吻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略談及尋幽吊古之事眞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乃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

古人重問疾吊喪會葬之禮忠厚之風也宋南渡以後重新婚生子壽旦落成有慶賀焉有彌文焉其後靡之風耶

說不和中國之福也猶臧獲不和家主之福也蓋和則嘯羣入寇而邊陲不靖矣臧獲和則相聚爲奸而家食日耗矣以近時亦不剌吉囊之事觀之可見已

古之行詐用於智以愚人皆有所祖然自今觀之秖見其自愚也豈能愚人哉向使其能以祖奸雄故智之心而學于古訓豈不爲良圖哉是故公孫鞅不許秦僕學詩書李斯祖其智而焚經籍越王趙佗之葬靈輀四出塚無定處曹操祖其智而設疑塚

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扶履倘佯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吊古以暢冲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盤薄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叅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真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

嘗觀孝弟之風敦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蓋貧賤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爭奪

之私勝也

我朝設養濟院以養民之鰥寡而無告者也惠民藥局以濟疾病之窮者也漏澤園以瘞無主之死者也課守令積穀而為殿最以賑凶歲之饑者也京師有泰厲王國有國厲又有郡厲有邑厲有鄉厲以祀鬼之無所歸者也嗚呼仁哉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廢言陽貨何人斯為仁不富為富不仁之言孟子錄之矧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為

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

或問古來亦有夫爲妻棄者乎予曰太公望爲妻所棄老故也朱買臣爲妻所棄貧故也魯秋胡志淫而忘親其妻能以一死而絕之其志也烈哉晏子之御氣盈而志陋其妻能譏譙之以求夫其志也偉哉

古者男女別嫌明微之際最嚴也後世士夫乃有與女流款洽若交游然者而君子無譏譙焉蓋諒哉其無他志也若王右軍之於賣扇老嫗杜少陵之於黃四娘白樂天之於潯陽商婦蘇東坡之於春夢婆是

巳乃若携妓遊山與妓賡詩對妓参禪則踰閑矣我朝士大夫無此風流猶有古意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紝組紃諸姑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註易引故實蓋引經者準古訓以律人釋經者援人事以昭義故曰無徵不

信蓋謂此邪泉齋邵公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此又明經者所當知

東坡愛李廌之文山谷愛高荷之詩後來二子行檢齷齪徒使二公有愛才之累也惜哉

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晝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前一樣梅花月添箇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

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吻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殊不知後之觀者只論工拙不論遲速

荷亭辯論以嚴于陵橫足加帝腹為不敬古源日錄論程嬰公孫杵臼殺他兒以存趙孤為不仁予按二子之論近於刻深然君子執秉義充類之筆却不可

無此等公評不然欲顯眀的之志荒矣

蓬軒別記

吳郡楊循吉

皇朝文臣得拜一品爵者不多人於今伯王公其一也公當　先試日倚曲欄獨立風起吹下勝公卷於雲霄中延臣與同試者咸仰視嘖久踰高至於不能見乃已中官以聞　詔許別修卷進後公由中執法大司馬以進於伯爵書之以志異云

臨洮賦役動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爲關夫而關夫爲隸兵之類是也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無役出六十

與爲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獲免予爲作均徭畢涉謡識清源集世謂南人困于糧北人困于役其果然哉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股稜不盈四寸諸宮貴家相爲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庠生某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詒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

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于官訊鞫之姓桑名翀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足小而為是圖富貴家女與之私者如干人法司上其獄　憲廟以為人妖寘諸極典云

京中有人手足俱無父盛以布囊僅滿二尺儼如魚形挾之出觀者如堵其面甚鉅其聲甚雄能就地打滾世未有如此人也

燕有貧家女性頗慧數歲時聆其伯母誦佛書輒記不忘里有慕之者以禮聘為婦後伯母死女繼之誦

自久不較文義通曉專心事佛不復有嫁意母患曰欲辭婚聘禮奚償女曰必有施之者母許女退未幾一翁以白金來施視聘禮倍焉里人與其家咸詫女能前知毋以所施半償聘禮女曰全畀之恐亦不得用也乃作偈曰業緣休認是姻緣一念真空已了然迷時與你為媳婦今日身居天外天母携金與偕往遂得辭不數日聘家金為盜持去由是人信女神靈呼為活佛遠近齋香幣來拜謀束者坐以妖人惑衆收下錦衣獄雜治之無驗移繫秋臺莫能行以筐界

至予適試政秋曹嘗一見之鞫亦無驗夘之姝則請死繼祈之日君命也孰敢辭遂令邑庠生某娶焉未幾卒

天順中首相江右陳公甍于位有弔以詩曰何事先生蚤蓋棺薤歌聲裏賂人懽塡門客散怨何辜負郭田多死亦安鹽海已無前日利氷山誰障舊時寒九泉若見南陽李爲報羅倫已復官亦詩史也

采石江頭李太白墓在焉往來詩人題詠殆遍有客書一絶云采石江邊一杯土李白詩名耀千古來的

去的寫雨行發緞門前掉大斧亦催論也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

于節菴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遷大理寺卿前後幾二十年其赴京獨不挾土物賄當路沐人嘗誦其詩曰絹帕蘑菇共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金闕免得閭閻議短長

有人泊舟采石夜聞鬼哭既而若謳吟者達旦大書一詩沙上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冤紅妝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采石江邊腸斷處一輪明月照幾魂讀之亦可憐哉

京師西郊多貧民每晨入傭聖直資養迄暮歸往往有灰丁道者積而多焉兵杖游察之則所灰皆貧民許爲鬼一日群挾伏草莽中以俟比暝有歸者一人襲擊之仆地死群趨擒之乃人也檢所謂上三十文

問曰彼而餓邪曰非也曰所刲幾何而殺之曰吾懼禍也吾窮人打窮人則所得必廉廉則人不疑吾盜所殺百人矣羣校曰宪哉遂送之官礫于市

蓬窓續錄

吳郡馮時可

古稱藜杖藜即苜蓿蓑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用藜為燃光最明可傳火微夜古讀書者燃藜以此

杜詩天吳紫鳳劉子威曰紫鳳無出必九鳳也大荒經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海外東南經云天吳八首八口八足八尾大荒東經又云蓋余之國有神人虎身十尾名曰天吳何承天云魚之大口者

名

漢時親受業者曰弟子傳業於弟子者稱門生舊所
涖曰故吏故民故吏與弟子並皆終身侍坐其同僚
曰同舍同學曰同門皆終身以兄弟稱又有舉將舉
吏皆終身不易稱即今舉生門生也

聚頭扇即摺疊扇貢於　永樂間盛行于國東坡
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倭人所製
泥金面烏竹骨即此余至京有外國道人利馬竇贈
予倭扇四柄合之不能一指甚輕而有風又堅緻道

人又出番琴其製異于中國用銅鐵絲爲絃不用指彈只以小板案其聲更清越又有自鳴鐘僅如小香盒精金爲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亦異物也

徐子淵豫章錄言饒信間桕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一叢有數顆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眞可作畫此與柿樹俱稱美蔭園圃植之最宜嘗謂泉石竹樹地之四美霞月雨雪天之四美非山居人惡能領略其妙々雨於行路時頗厭獨在園亭靜坐高眠聽其與竹樹

颼颼相應和大有佳趣又讀書苦俗客至得大雨杜門剝啄亦甚適宵與友人嵩壁同坐窗外倚一蓬雨滴其上淙淙有聲壁請去之余曰何故壁曰怪其起我無端舊恨在眉頭耳余曰舊恨如夢思舊夢亦是一適故稱舊雨今雨感慨娛也人生無感慨一味懽娛亦何意趣

朐䏰璵州地名音屈忍或以爲蚯蚓也璵多此物故名或又曰蚌也兩字皆從月是物月之精也旁句忍者月如句如刀環而是物生也

䙰襶涼笠也以竹爲胎蒙以帛暑時戴之以遮日程曉伏日詩今世䙰襶子觸熱到人家今暑中謁客稱䙰襶其不曉事者亦稱䙰襶槃迷樹名類檵里語目斫櫝不諦得槃迷徐太室稱偽學者爲槃迷弇洲稱譏者爲迷陽草刺人曰迷陽

曲江燕唐初設以慰下第舉人其後弛廢有司不復飭而進士會同年於此開元時立爲令典造紫雲樓於江邊至期上率宫嬪垂簾觀焉命公卿士庶大酺各攜妾伎以往倡優緇黃無不畢集先期設幕江邊

居民高其地值每丈地至數十金或開亭有樓房者直至百金先期往宿是日商賈皆以奇貨麗物陳列豪客闊戶爭以名花布道進士乘馬盛服鮮製子弟僕從隨後率務華侈都雅推同年俊少者為探花使有居花于家者爵之公卿勳戚皆以是日揀選東床令傳奇所述猶本此意白居易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故唐人重進士謂衣骨並香見盛典紀事及李肇史補蓋其始不過為胝[illegible]解悶之舉而其後以優賢俊其末則以恣豪舉崇遊觀矣始乎

簡卒乎繁豈謂是與白馬之禍朝貴不當路交至使
淸流爲濁流盛極而衰後極而變曲江爲之濫觴也
鈿蟬金雁皆歌妓名溫庭筠贈彈箏詩鈿蟬金雁皆
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唐開元製新曲名伊州涼州
寧王聽之曰斯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其下反
叛上播越之徵乎庭筠此詩刺時而不露得國風諷
諭之體
陶隱居孫思邈陳圖南皆不斷天子往還然不涉世
味弇州曰余素負十兒之慕陶公我師晚來殊厭射

欲從孫先生乞數丸藥救道上貧子歸借希夷一枕傳五龍睡法余謂陶先生萬卷不如孫先生數丸孫先生數丸不如陳先生一枕

雕胡即茭草中生菌如爪形可食故謂之菰霜彫時采故謂之彫因訛為雕管子書謂之雁膳

崑山朱少泉年八十甚健踰于壯年曾有一道人傳之方得益隱不示人後有人賂其僕得方不過用四物與黃栢知母龜板鎖陽枸杞五味牛膝杜仲天門冬黃連又用蔓荊子乾姜柴胡而以秋黃蘄為要藥

無他異也

琅琊漫抄

衡郡文林

太祖高皇帝生於泗州盱眙縣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方圓丈許不生草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暴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通葢古有是言也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反經亳及太和渡黃河皆然今 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 太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

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聃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於理而自托於仙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有遠遊諸篇即多仙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人於誕妄至於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懽樂之事矣子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託於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

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礱碑陰鐫敘朗朗而獻間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鐫其半爲神道碑鐫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濟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鐫耳黃默然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甓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

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為戒也

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閘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昺給事中周紘既往點隊伍者十之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摭拾摭飾類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

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

桓彝忠於晉室子溫及孫玄謀篡史分爲兩傳固當而桓謙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沖彝傳中

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論而　上寵眷不衰人因稱爲劉綿花謂轉彈轉可用也

虹縣靈璧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積黍行舟處

春秋書鸜鵒來巢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

于天津橋下卽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世傳臣見君呼萬歲曰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置酒有塡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巳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間婦以青梅雕刻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擘之玲瓏如小盒闔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豈卽梅籃歟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槃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含燕而生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魯襄麾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魯凡此類歷歷辨正真可以鍼盲辭破邪妄至以毒為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為毒則謬甚矣蓋熱自能烘物太陽寧有毒邪又甚至於譏訕孔孟欲廢祭禮則又天地間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為史記也史遷好摭拾不經之言為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

無者竟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於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次於屠岸賈也邪史之言不足信者多

昔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　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

皆以此爲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爲之乎

站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坐製也南京功臣廟畫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白舩友諒紅船旣平漢命以紅船入避運裝因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北方尚有此制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悦詩

薔薇旎隃宋公尤妙

高坡異纂

常熟楊儀

蔡敞字士弘別號穀齋上世本崑山人永樂中徙居北京敞少好游嘗遇異人於歌樓自稱王先生相與甚善一夕乘月步都市時夜禁甚嚴邏卒交錯於道無所詰問敞心異之至東徼頭復遇二三客控馬以待異人至客前請行異人曰我楊郎君步月至此諸君能更備一騎與同遊乎須臾又控一馬至甚雄俊擁敞乘之囑使閉目跏趺甚若勿妄窺覘敞如教耳邊

但聞風濤聲然寒極不能禁言之甚力與人嘆曰此去地四十里有剛風過此即得上仙恨予福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前供帳甚盛就樹下諸客縱談皆非塵世間事敵亦不能知也因問此爲何地與人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敵縱觀蹴起一石子戲納金剛口中酒數行後與諸客乘馬還都市而別漏下方四鼓耳居數日與人告別以一木杖贈敵勉敵讀書進修後當再會珍重而去敵後以翰林秀才四舉不第選中書歷官員外郎出守衢州府道經丹

陽因歪句容尋訪此寺則因舊遊處也遣人覘金剛
口中石子猶在焉始信王先生爲神仙旣莊衞好道
愈篤忽一日有道士進謁敝留飲入夕道士遺一童
子去廨百步解衣而立時方隆冬道士遥吐氣噓之
即汗出淋漓燠如盛夏旣而口出風吹之寒氣襲人
使欲僵仆敝驚起曰此庭中瓦礫山積欲去之久矣
然未暇也君能除之乎道士曰此易耳即令閉門盡
屏侍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瞬息聲止開門視
階砌如掃矣敝嘆服乘月送之將別乃以異人所留

木杖授道士令暫執道士亦大驚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不復見敬後官止衢州與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程濟朝邑人有仙術不知何所承授嘗爲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旦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事不廢革除中上書言西北方兵將起當預爲之備　朝廷以其言妖妄惑世繫至京將寘重典濟曰　陛下幸且赦臣及期無驗就戮未晚也及期靖難師起遂赦出之使護軍北行戰於徐州大捷會曹

國公師退　文皇至江上濟亡命不知所終初徐州之捷諸將立石紀功具載姓名濟夜潛往祭之人莫測其意　文皇過徐見之命擊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爲我錄碑來既正位按碑盡族諸將濟姓名正當初擊處字缺不能辨獨得免曩者之祭蓋禳之也

劉知府偉朝邑人初以鄉舉令文水擢御史所至皆不嚴而治以厚德稱父喪廬墓三年人稱其孝生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葬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

不敢葬今都御史韓公邦奇劉氏甥也獨不信屢促其子襄大事子亦未忍違父命久之韓公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閽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備言舅氏死已久人傳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即其人也憲使問狀閽人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遥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堦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

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泣之狀韓詰疑不可即起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遠令歸矣出門復携童子步行去僚友相視駭愕令人蹤跡之至一遠寺中止明日韓公訪之寺僧曰昨暮有劉知府寄居方丈中早言進謁韓公去矣求之竟不見邦靖不從養病歸卒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李茂元字惟大洛陽人初名源其師曰昔省元有同姓名者其父曰然則名茂元何如其師復曰此亦近

歲本省發解第二人名也父曰豈以二人故至慶名耶遂以茂元名後果亦鄉試名第二正德辛巳登進士拜行人嘗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其池中石座上有紅斑文俗訛傳為楊妃入月痕也茂元見之心動浴罷登輿幨帷外有一婦人手熟視之忽不見夜宿公館有婦人至容貌絕世而肌肉頗豐自稱太眞言君一念所及幽明相感不能忘情遂惑之自是轍迹所歷每夜必至百方遣之不能去心志喪亂以疾告歸久之方絕歷南京戶部郎終陝西僉事

楊廉夫題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後夜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謂曰爾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爾憶題王節婦詩乎爾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於刻薄毁誇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齧開霞嶠赤苦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　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人來謝未幾果得

一子

毛孔域福清人嘉靖乙酉正月朔旦出賀節於親友中途回顧見其家樓中有一婦人越窗登樓脊身坐紅袱上心異之急馳歸召其二子驗視無所見樓亦扁鑰如故其年于秉鐸領鄉薦名第十八明年登進士第

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予先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衆客巾幘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愕然不懼也獨先大夫

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爲何等神怪使汝爲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爲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予舅氏湯潤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水南翰記

明 李如一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薰香退卽以別篋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演習講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翰林故事凡同寅皆尚齒與諸司不同然必以類分學士自分一類侍讀自一類修撰編修檢討自一類等級截然不紊

國朝進士 賜瓊林宴謚席止飲七盃 選進士爲

庶吉士在永樂三年

宋宣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讐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故有一書每三四校猶有脫繆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方能漫滅惟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鈆黃蓋用之有素矣

內諸司舍屋唯秘閣最宏壯閣下穹隆高敞相傳謂之水天

凡接紙縫如一線日久不脫用楮樹汁白麪白芨末調和爲糊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老子云唯之與阿則阿爲應辭

韻書無槃字今人呼盛茶酒器邵康節詩大槃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

蕎麥字韻書無之道藏中有藥石爾雅唐元和間梅彪所集諸藥隱名以粟黍蕎麥豆爲五弟

京師依托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廳

角江西名樹背張風皆穿崙之行

唐解元子畏名成而身廢閒居作美人圖好事者多傳之予覽其遺跡未嘗不嘆其志之有托也一日宿旅邸館人懸畫菊題云黄花無主為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顔色付西風蓋自况云

閣老嚴嵩得痔疾　皇上賜紅柿以療之聞其謝啟有曰草木何知允賴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于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

莊氏賤以官男

王荆公曰莫大之禍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焰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異衆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青术數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一鳩鳴午寢雙燕話春愁東坡云此唐人得意之句

苕溪隱士用二意作春聯詠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楊夢羽儀調授不斷菊苗肥菖蒲授生涯此外吾何有竹影閒侵枕畔書花香自入盃中酒玉樓春晝心無榮肖無欲今朝過也明朝又屋外江山是主賓窓前烏兔從飛走青鏡依舊

倪郎中宗正書室中云德業觀前而入名位觀後而入敖清江問觀之何如倪曰從前觀之祗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之祗見人不如我而自

銷蹜踞之憂

黎林濬餘

當湖陸濬原

崇禎元年元旦立春諺云百年難遇歲朝春適際改元尤千古罕遇天道更始人事聿新聖作物覩其以不言示與

國初 太子 諸王肄業辟雍師道隆貴尊嚴若神勳戚讀習者立侍檻外諸生屏氣不息一應發印課規退兩廂發放皆景濂宋先生遺範也近有彝倫堂笑語叱咤者殊非體石鼓文在 廟儀門歲久剝蝕

半猶可辨允爲法書冠

宣廟文武六經書畫入帝王能品器物靡不精好銅

二種今已參重葵與他如扇絲箋漆等累朝莫逮

若[illegible]史岦我證

榆肉榆蕈也產廣中腴脆無比大者數觔天花蕈次

之昌平亦有天花蘑菇勝他產麁即此種

僦寓凡屋潤而值廉者或多祟友人下仲陽立表質

一寓時有紅裳婦人倏忽往來白晝不避隣居曰前

寓此者嬖其妾妻懟而縊經訊容餙正所覩也遂鏟

內戶移堨第二扇是夜失其小鼻雙扆開鍵視之乃
納塵糞中懼而還去
宮中有雙井　今上昭附於東井垂綸偶獲金鯉一
悅其曰西井當亦有此垂綸復獲如前近侍愕異見
內官劉若愚抄記劉因匪類撰述別有所主斯記似
不敢疾
沙宛在詩午日年年射粉團應識中的得先餐昨朝
側道遜情贅旋取柔糭製可汁甚有娘子單錦緻夫
人志量爲化之叙其集以行未幾至邈化謁王撫

陌不知所終

長安婦女有好事者曾侯家覩綵箋曰一輪初滿萬戶皆清若乃狎處余帷不惟辜負蟾光竊恐嫦娥生妬涓於十五十六二宵聯女伴同志者一茗一爐相從卜夜名曰伴嫦娥凡有冰心竚垂玉允朱門龍氏拜啓

戊辰冬杪偶至靈濟宮遇道人授一桃特大曰此與汝有緣故以相贈訝其非常受而啖之味甘美而核甚細旋於襟中捕一虱子擲地怒曰汝負我汝負

我駕顧問逆以氣噓之大如豕胯而疾馳遂烟迷雲
逝
上臨雍前二日大風雨至期忽晴和　上念軍士寒
夜發内府制錢人給五十文歡聲動地平明駕出諸
軍各掛賜錢于頸呼萬歲眞太平盛事

霏雪錄

徘陽孟熙

起復者喪制未終勉其任用所謂奪情起復者也如歐公晏元獻神道碑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冨已而真宗思之仰其家起復爲淮南發運使及史嵩之喪父經營起復是也今人不考例以服闋爲起復誤矣宋制衘上亦帶書如起復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臣趙普是也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

鷹田鼠化爲鴽鴽則又化爲田鼠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

唐人悼亡妓詩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當讀如丞弼之弼

舍利按佛書云室利羅或設利羅此云骨身又云靈骨即所遺骨分通名舍利光明經云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難可得取上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發身舍利

舍利有三種色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

利菩薩羅漢皆有三種佛舍利椎擊不碎弟子舍利椎試即碎

如試舍利了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宋朝授官列銜以某階守某官以某階行某官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不必行守二字銜唐制也

骨董乃方言初無定字東坡嘗作骨董羹用此二字晦菴先生語類只作汨董

古王者之屋四柱太行山似之故有王屋之名[illegible]

所記

長安御溝曰楊溝以植楊其上而名或曰羊溝所以隔羊抵觸垣墻也

唐時婦女畫眉尚闊故老杜北征云狼籍畫眉闊或云言女幼不能畫眉狼籍而闊耳余記張司業倡女詞有輕鬢叢梳闊掃眉之句蓋當時所尚如此彭乘宮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司馬溫公編通鑑時手稾積嘗見數幅如人名字者分代類寫書夕未成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爾溫

公聞之遂急結示了故五代多繁究小人害事往往如此

明道先生嘗憩一僧寺夜聞𥨊𥨊有聲命火燭之乃鼠於佛𦛨中銜一書欲出先生取視之乃丹書也與手抄而納舊本佛腹明日召塑工補其孔先生後如其法鍊月餘人見其屋有光以為火競趨撲之非火也遂不復鍊以將成之丹塗銀器所塗處即成金或諷先生服之先生曰吾腹中安可著此一道士擬盡之比至先生已易簀矣

宋故事天子謁孔子廟止行酌獻之禮慶歷四年六
月仁宗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
楊康夫先生之母夫人嘗夢神人授金錢一枚遂孕
遂娠先生先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豈偶然哉
生李錢君思復嘗作挽詩云生前母感金錢夢
人稱鐵笛仙
龍虎山道士吳晉潤謂余曰州郡菴先生自言一老
夫人嘗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
波家養之既而誕先生

宋朝以文德殿爲正衙元以大明殿爲正會
閣但有琉璃瓦飾簷脊
元朝萬歲山廣寒殿內設一黑玉酒甕玉有白章
其形刻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粉牋書字不經久近年作者殊鹵莽不精不一二年
字畫已漫漶矣康伯可謂向薌林出李重光金花牋
手書長短句歲久剝落其辭不全亦一證也古人於
藝必精到尚復若此剝鹵莽者乎
樊公時中爲淛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

門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汐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衆自卯至申矢盡死之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衆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即誦所言俄而閽叩門甚急亟起乃　王召議事二使以上旨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畢集王曰上晏駕

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者[illegible]
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illegible]
國宜即大位於是定計諭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illegible]
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會稽王山農元章早負大志遊大都無所遇賃屋以
居時臨川危素爲翰林學士居鍾樓街山農嘗見其
文而不相識一日危騎而過山農所與之坐而不問
其姓名徐曰君非鍾樓街住耶危曰然更不出他語

而罷人問之山農曰吾觀其文有謫氣月其人舉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樸也

延松雪歸吳興嘗見夫婦操舟丐以爲活公識其人問之因惻然曰我衣食爾夫婦泥波亭供酒掃可夫婦欣然居之一日公從第緩步至亭問其居止何夫婦感激以爲得所惟憂身後無斂形之具[illegible]曰我適行問檢篆章閣一石甚奇命侍史取[illegible]亭閣之神速特甚俾夫婦鬻以爲身後計其人[illegible]駱駝橋好事者以十千購之

姑蘇巨家也有子甫八齡欲爲求師慕鄭明先
生具禮延之先生不屑往蔣亦睠若者遂厚延寶
揚先生具道鄭不就之意時先生居吳淞放情山
水間攜賓客妓女以文酒爲樂謂蔣曰能從三事則
可脩不足計也一無拘日課二資行樂費二須下別
室以貯家人蔣欣然從之鐵崖竟留三年後其子亦
有名于時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嘗禮部會博貫羣
籍談論風發衛廝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

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蓋

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蓋

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也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雖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斯

又不可不知也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

守下丹田偽縱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

田鼻中終日涕濃

昌高八合家軒墀之間畜鶴數年生育至百餘蓋

家產子四五人皆龜胸傴僂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至正末越有夫婦於大善寺金剛神側縛葦席而處其婦產一子首有兩肉角鼻孔并縮類所謂夜叉者蓋產婦依止土偶便稟得此形

陳白雲家籬落間植決明家人摘以下茶生三女皆短而跛而王氏女甥亦跛予皆識之又會稽民朱氏一子亦然其家亦嘗種之悉拔去

會稽王

家雄于貲至正間困於徭役門戶零

落一術士以六物推人禍福主其家禮遇甚厚無何與其人散步園中其人指池水謂王曰君家積德何厚池中水皆銀也吾能鍊之用銀二三鎰作六甕俟吾西遊還試之如期而至取池水熾炭瀹之涸則益以水如是者一月別以藥投之甕中皆成銀王氏異之厚賄其人別去期再至竟不來矣權其甕大虧銖兩所得之銀卽甕也富家子弟愚騃而貪爲妄人侮惑如此大可爲戒

木鱉不可服蘇門一人生二子皆切愛之恣其食啖

遂成痞疾其父得一方以木鱉煮猪肉食之甚

當夜死明日長者死愚人不謹輕信妄爲至殺

于悲哉友人馬君文誠得方書一帙亦載此方

註其事于左以爲戒此仁之一端也

一童子頭有瘍遇人以藥傳之童子頭痛不可忍

搔見血至以頭觸柱至夕竟死蓋其藥有砒見血

害人矣吾聞之文誠云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變爲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

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

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體缺大
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爲人父母者宜識之噫迅雷
風烈必變豈有是哉
山與水本末不同山一本而萬殊水萬殊而一本
唐人詩一家自有一家聲調高下疾徐皆合律呂吟
而繹之令人有聞韶忘味之意宋人詩譬則村鼓島
笛雜亂無倫
或問余唐宋人詩之別余答之曰唐人詩純宋人詩
駁唐人詩活宋人詩滯唐詩自在宋詩費力

爲宋詩餖飣唐詩纖密宋詩漏逗唐詩溫潤宋詩[illegible]
燥唐詩鏗鏘宋詩散緩唐人詩如貴介公子舉止風
流宋人詩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賓辭容鄙俗
唐人詠物詩於景意事情外別有一種思致不可言
傳必心領神會始得此後人所以不及唐也如陸魯
望白蓮詩云素葩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
應有恨無人覺月曉風淸欲墮時妙處不在言句上
宋人都曉不得如東坡詠荔枝梅聖俞詠河豚此等
類非詩特俗所謂偈子耳

唐人絶句有重複字而不厭者如杜牧華清宮云曉
風殘月入華清又曰朝元閣上西風急皇甫冉酬張
繼云落日陰以問音信又曰寒潮惟帶夕陽還此等
別是一例唐人詩亦有不拘韻者如王建涼州歌云
三秋陌上早霜飛羽獵平田淺草齊錦絆蒼鷹初出
按五花驄馬餵來肥齊字不在微韻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
禎丙字子固蘇州外脾人至正末嘗為海道萬戶
匿名不仕號牛癡老人放浪山水間

繪事自娛每出遊遇奇巒異嶂珍木怪石輒瞪目凝
視久之境與意會便欣然忘返歸即秉興揮掃極其
變態甚則跳足大嗷以爲無愧古人厥初師董元後
出入衆家無所不學然不長於設色晩年益自秘其
畫尤善博物家世本衣冠族多畜古今名畫奇物耳
濡目染故識見絕人其爲人面大少髭長可七尺性
介寡合滑稽玩世年六十餘而終

古人畫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黃白粉青紫四色未嘗
用綠色者蓋綠近婦人服色也翠襲或紫或黃二色

而已不用他色

欲試藥金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起

于喜吾衍先生子行所述書室中修行法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于此云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illegible]於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illegible]

卩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余
冗心閒則思心冗手閒則臥心手俱閒則著書作字
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葛可久姑蘇人治方脈術與丹溪朱彥修齊名嘗炒
大黃過焦恐藥去不用其謹如此人來迎致不問貧
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買藥準病輕重法藥緘以
畀之而歸其直或楮鏹有不佳者易佳者使供饘粥
蓋仁人之用心也同郡富人家女子年可十七八疾
四肢萎痺不能自食目瞪衆醫莫能治迎可久可久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乃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發篋取板掘土爲坎舁女子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俟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手足果動而呼援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皆香而脾爲香氣所蝕故也又嘗以生辰推禍福尤習武藝一日見莫猺開豕弓可久挽之而散歸而下血殆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其子惑多私減其半不下問故其子以實對可久曰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愈明年果卒

近世拆字言吉凶者無如張乘槎按字畫成卦即
云不爲銅匪余一日坐槎肆中有二僮持一字來
槎曰是爲吏録同曹訟之當送刑部笞四十即回二
僮相視默默既而曰皆如先生言余欲訴通政司冀
免可乎槎曰此行不可遁旦夕欲已耶余謂笞四或
未可知僮曰準律當然耳槎又曰今夕非附軍器船
即官鹺船也僮曰果官鹺船也
洪武初參知政事劉公某王公某蒞浙江日改拱北
樓爲來遠樓揭槎往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

期王公拇夫人病卒劉公以屏日紙迸坐法王公广
搓問故搓曰來者喪字形遶者哀字形也旁之二點
相續者泪點也公命搓易之乃名爲鎮海云
又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命賓搓亦
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
而渊東人來一如搓所云叩之搓曰吾聞滌器聲知
耳余謂此術古有之如佛圖澄聽鈴聲王生聽馬蹄
聲是也先是搓挈家自夫與避兵依余家含浦莊足
之家君初不相識一見館之三年以故數欲以其術

授予時余習舉子業惜不暇學也樣姓張氏名某字德元乘樣其自號云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　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禮補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四明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視日久之雜以紫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嘗相戴九靈先生曰後當有一難壬戌冬果死閩過

洪武丁卯春湯信公持節授杭紹明台溫五郡之民

城沿海諸鎮時會稽王家堰夜大雨水暴至死者什四五水上有火萬炬咸以為鬼子嘗詢于習海事者曰鹹水夜動則有光蓋海水為風雨所擊故其光亦火耳因記王子年拾遺記云東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漾火不滅為陰火正此類也余記此以破好怪者之說

余之外王父財賦公常自言十二三時僑居慶元汪家府間竊從人學泅汲川踏一物如石狀極冷心怖然亟登岸俄風起浪作有物爬沙水濱其首肖狗聲

去即向所踏物也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趙州潙禄稍家踏池取魚一巨鯽前有二足如鼠[illegible]

即鼠變也

越中有道士陸困實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

及至其所見蝦蟆如箸笠大白氣從口出即跳入水

虹亦不見

元脩公世南為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鬼

脚名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

家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我平日寡慾雖死必復生慎勿葬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廡一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獄夜又一

遂自役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大家能談其前世事云

聞諸王步師文王聞諸薛公云

山東民間婦人一臂有物隱然膚中循行如蛟龍狀婦喜以臂浸盆水中一日雷電交作婦自牖出臂與一龍擘雲而去

嘗有縫人坐一室忽聞壁中琵琶有聲少間壁罅處一小蛇隨出隨大俄風雨化龍而去

禹廟梅梁乃大梅山所產梅樹也山在鄞縣東南七十里蓋梅子眞隱處石洞仙井丹竈藥鑪猶存山頂

大梅樹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他山堰之梁禹祠之梁唐張僧繇畫龍其上夜大風雨嘗飛入鏡湖與龍鬬人見梁上水淋漓濕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于柱他山堰之梁長三丈許去岸數尺歲久不朽大水不漂因刀墜誤傷之出血不止今禹廟以他梅樹代之不斲不削存故事耳非舊物也

洪武乙亥冬遣使發卒修坡塘時山陰天樂瀛湖中掘得一物類小兒臂紅潤如生無有識者遂棄之此

肉芝也食之延年

波羅蜜樹如荔枝樹差大皮厚葉闊有橫紋小枝雖樹身而生一枝含數實花落實出大如斗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首螺髻之狀肉若蜂房近子處可食與熟瓜無異而風韻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煨食味似豆春生秋熟交人珍之

安南國有一種魚鋭首無鱗有骨若楄前然味似河豚名戴帽魚

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吾友唐愚士西遊覩

之
北方黄鼠穴處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見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狀則牝牡所居之處也秋時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各爲小窖別而貯之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即竄入穴[illegible][illegible]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惟畏地猴地猴形頗小人馴養之縱入其穴則啣黄鼠喙曳而出之味極肥美元朝恒爲玉食之獻置官守其處人不得擅取也

玉面貍謂之風貍止食山果而乘風過枝甚捷

勝地貍宜糟食尤佳

蟳與石巨皆海錯之佳者

海中有甲物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

出名海扇泗明任松鄉嘗有詩云漢宮佳人班婕

香雲一歲秋風初綢繆恭恭恩自淺猶抱明月[illegible]

畏至今生怕秋風而三月三日纔一見對人猶[illegible]

如蓋背人五雲清暑殿

木綿花唐人詩多用之然與吳越所產不同彼

地里志交趾安定縣有木綿樹實如酒杯口有綿
如蠶之綿可作布
元末有人僕被行山逕間遇惡少意所負必楮鏹也
挈殺之視袱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確
的孰令俐紙被似鈔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
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俐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
的的懲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綵標
也綵標新昌山名杓子少柄孟也蓋子姓也寄令錄
人往蹤跡之久而不得隸人亦了事者一日坐漏肆

櫛髮見一人對門置餅鼓其檯作的的之
日某山中刼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即來竊
人有腥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竟捕之果服
老農語曰蝗生子遺而入地經大雪則入地愈
雪後晉北臺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又和喜雪二
膝無遺種是也
坡翁有數姿相繼而去唯朝雲者隨坡南遷朝雲
王氏錢唐人生一子曰幹兒未朞而夭紹聖三年
月五日朝雲亡八月三日葬泗州栖禪寺東麓爲

名六如有餘

吾先君嘗言友人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友人曰此二雀求不得々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令人視林中果然

巳瘧編

明 劉玉 記

江東門外洪武間建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四樓令官妓居其上以接四方賓客大賈及士夫休沐時往遊焉後士大夫多以耽酒悅色廢事漸加制限

三山門外有醉仙樓以中秋與學士劉三吾朱濂董倫王景陶安等醉飲得名樂民樓以春時賜民花酒錢傅孟浪齋得名又有鶴鳴樓亦在三山門

魏國公家一副鴛鴦硯甚奇兩硯並處則硯水自流

光彩潤澤分則與常與無異

丞相胡惟庸畜胡孫十數衣冠如人有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讓吹竹笛聲尤佳又能執朱戚舞蹈人稱之爲孫慧郎

周王開一園多植牡丹號國色園品類甚多建十二亭以標目之有玉盃紫樓等名儀部郎尤足作十二詩富陽侯李駙馬徽侍兒悉效宮妝有蝶粉蜂黃花羞玉顏之號

都下妓柳青頗爲流輩所推一時文人逹士盡與之

遊最厚者常唾之唾絲白如雪香滑可愛目爲唾花
人爭以得唾爲榮
常開平家豪富無比每燕飲童妓滿堂侑飲者多賞
賞物方往人皆苦之謂之歡喜錢
信州人袁著夜經廢宅遇一黑面婦人自稱裂娘堆
雙髻衣紅褐佩兩金環正詰間忽不見著疑懼旋走
還宿于故知家明日復至其所但見汚塵中積褐一
堆撥開得一把剪刀乃知昨所遇者剪刀精也
陝西賀子京勇力過人性不喜營產業日以樵獵爲

生有搏虎法見虎則先伏于地俟其來即以蘩刀刺其喉虎應手而斃蘩刀九曲五尖取蘢峯山山在商州劫律草擣汁淬其鋒虎嘗之則虎毛脫裂五喉九結虎有五喉食喉水喉氣喉骨喉横喉無不破傷

惱切內中嘗失金餅蓋謂執事內監竊之命斬于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倘愰懼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井見反縛一人將就刑則凡之四赦至我乃下屋蹤還耳大抵死者靈爽先逝如此又異數謂人意非一可以分爲死生去來者亦可參齋

之也

洪武中有胡僧善相在某寺見三僧與寺主別胡謂主者曰彼三僧何之主者曰補陀胡僧亟令召回否則皆有水厄主者令追之不及果俱溺死胡僧後見袁庭禮欲授其術乃令袁覩日久之雜以黑白豆令揀之袁目不眩遂以其術傳之袁亦多奇驗

江湖間談星命者有于平有五星又有範圍前定諸數士大夫所樂問者唯于平爲庶幾以其簡乎理且道人之富貴貧賤往往多中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

于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但稱曰子平予聞之隱者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祖宋末徐彥昇其實非子平也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于日主顧亦有說夫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于最為重蓋日躔於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嘗窺測陰陽之際者

元主嘗召一術士問以國祚對云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惟日月並行乃可憂耳至是大明兵至而元亡

冷謙字啟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畫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爲太常協律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徃焉愼勿多取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闢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内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

得引以閱靴其人訊之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濟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飲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後檄物色之竟不能得

莫月鼎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莫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嘘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有少年郎狎一娼以其美且富也利定百端趨奉唯恐失意郎惑甚留其家經歲雖他娼才貌勝者弗能移也一日晝臥樓窻下命市魚爲午飡俄而見娼自携魚入私念彼胡不使婢輩而必自持注意察之而娼不知也提魚竟入厠中郎益疑恠俯窻諦窺之見娼置魚於空淨器中而去頃之又將一器物注淨器中若水而色異亟下視之乃月水也便大恨召與言別不發而行焉按博物志有云尸術在戸婦人留連注謝月布埋戸限下婦女入戸則自淹留不肯去斯

言可信矣

又聞娼家不欲捘其人則撮物入水投火中便焦急而去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于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笞之更命他卒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彌

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薛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瘐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梓人也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云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内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　勑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

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與用藏言自制遊大山歌一紙余嘗見之

許于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俗衰薄賢者放退便擗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　皇帝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

富足翁乃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於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能幹掌之買巨航載妻子泛遊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萬穫令終其亦達而知幾者與

成都府漢文翁石室壁間畫一婦人手持菊花前對一猴號菊花娘子火此之歲士人多乞靈頗有靈異

太祖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服重服而大哭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大哭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

共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
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曰去此數十步
是吾夫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
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坏草木森鬱掘地數尺見其
誌則晉卞壼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
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爲
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爲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云
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歷淮陽濱入龍祠見後帳龍女
塑像甚美乃取樹葉題詩投帳中云我是夢中傳彩

筆書於渠上寄胡雲忽見一舍有美女士傑徑詣置酒女吟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君向江湖得消息爲傳風水到長安士傑昏醉既醒孤舟於廟門之右小女奴曰娘子傳語還君桐葉勿復置念

夢餘錄

雲間唐錦

祠山張大帝疏涇瀆化而爲豨與禹治水時化熊事絶相類恐皆好事者爲之也

吳中呼道士之有室家者謂之火居然亦有所本也唐鄭熊番禺雜記載廣中僧之有妻者名火宅僧

古者亂卜之法不獨著龜見于書傳者尚有錢卜紫姑卜鳥卜牛蹄卜粟卜羊卜灼骨卜尾卜雞不出于聖人要之亦有可稱者焉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漱茶滌齒而已然大中三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好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壽反得長年則又何也

草木之花皆五出而雪花獨六出先儒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然至春則雪皆五出豈春雪獨非水所結耶恐未為定論也

古人爆竹必于元旦鷄鳴之時今人易以除夜似失古意

令人多呼隸卒為茄鼓而莫究其始予嘗考之國初已有此號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因為茄鼓以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

虎畫地以卜食狼倒立以卜所向鴞巫步以禁虵鶴禹步以解難鸂鶒敕水啄木畫符此則鳥獸之靈者也

谿間有木曰余剛象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刳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人食其肉必死又多畜溪婦以誘人犯之亦死名曰人獐

近世風俗多嗇于父母之養雖飲食衣服亦銖較而寸量之及亡則盛作佛事以資冥福至于非則陳列游戲之具以侈觀瞻夫生既不能養亦何有于死哉蓋欲以此詫美于鄉人耳非誠愛其親也

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庶人房舍不得過三間四架不得輒施棋飾宋制庶人屋舍許五架一間兩廈而已其朱漆梁柱窓牖者亦在所禁我　朝庶人亦許三間五架已當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輒大爲營建

五間七間九架十架猶爲常常耳曾不以越分爲愧澆風日滋良可慨也

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之時植一大木所用以繞紼麗牲耳不可爲文章之名也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孫何嘗著論辨之然有名公鉅儒爲人作碑文而往往直書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見笑于孫公矣

唐人以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予謂除字止可施於歲前一日若又有冬除之說則夏至前又可謂之

夏除乎殆非通論也

唐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我　朝公服之制蓋損益于此

五代時士大夫初出身官誥不惟著歲數兼說形貌短長及髭髯有無以防僞冒今之路引必備載之蓋其遺法也

近時大家多鑄活字銅印頗便于用其法蓋起于慶曆間時布衣畢昇爲活板法用膠泥刻字火燒令堅作鐵板二一密布字印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更互用之

瞬息可得百本其費比錫字則又廉矣

平湖馮汝弼

飛仙骨

余自幼不習詩中會榜後謂同年王柘湖櫛曰倘公入翰林余不能詩奈何柘湖笑作吳語云天冊自有長茶子後柘湖選庶吉士入翰林有 旨報罷柘湖寄余詩云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繚繞碧雲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既而復開館柘湖仍與選余謂之曰君今作飛仙矣向謂天冊自有茶

子如今郤是短茶子柘湖身短衆爲絶倒

導駕

嘉靖乙未春 賜進士韓應龍等及第出身有差鴻臚官宣 制余當導 駕三鼓至 華蓋殿候 駕出鴻臚官及余等導 駕給事中十員又翰林官御史叩頭禮畢翰林官御史先步東門疾馳循 殿臺而下步中左門沿廊而上趨入 奉天殿候 駕稍遲則 駕從中出不復得入矣惟給事中自 御前導 上直至 奉天殿候升 御座分侍左右最爲

幸遇　天顏清瑩聲咳鏗然未幾余謫外追昔遭逢
慨然有感故余南遷詩云玉殿春光　龍御遠衡陽
晚色雁歸忙蓋憶此也

隨地報恩

天之于物生之仁也肅之亦仁也君之于臣子之恩
也奪之亦恩也余自給舍謫丞潛山聞報詩云長沙
自是酬恩地何必區區弔楚閭蓋隨地皆君恩隨地
皆可報恩也東坡獄中寄子由詩云聖主如天萬物
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知君即天地蓋罪已而不怨可

謂度越賈生矣

謫仙詩讖

余居京師時同年錢海石數乘月過余引滿高吟余賡韻一絶云明月在地人在天塵寰玉宇遥相連高歌不問南來鶴猶恐人知是謫仙未幾果謫人以爲詩讖云

剕寇拆字

嘉靖癸丑四月倭寇寇平湖官兵失利典史喬登死之五月寇復至湯參將克寛領兵格戰邑人洶洶余

與兒輩夜宿東園候報因折二字作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股有文軍口三寸去令兒輩合之季兒敏効年十五日得之矣刪寇二字也明日得報湯大克捷斬首三十級

遲速有命

海鹽吳南溪諱昂弘治辛酉鄉試文甚得意忽覺腹中飢不可忍恍惚間將試卷吞之至貢院門即不飢矣語人曰余不知何故乃有此異余終身不第矣越三年甲子中式乙丑舉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宦蹟甚

著以此知人之功名不但有無係命雖其遲速亦自有命也

駕虎傷人

吾邑趙漸齋先生佃戶陸大老者朴野勤儉頗足衣食忽有嘉興捕盜兵數人擁入其家稱賊攀指綁縛至舟次出一賊喝曰汝寄某物于彼賊應聲云某物某物拷掠追索陸不勝苦楚罄家所有悉與之猶不足則賣田房爲贖既獲免不勝憤憤告于監司行縣追問陸素訥不能質對訴于漸齋漸齋贈以詩云自

昔只聞人捕虎于今網虎徧傳人何時得向龔黃語

除盜先除捕盜兵若因其被害而懲解之者且戒之

曰慎勿洩候質對時有不如意即出此陸如其言遂

得直捕兵追贓發戍矣

徐白雲

余撿古人佳句云閒鋤明月種梅花恨無可對者嘉

靖甲辰余白太倉人　覲偕寮友數輩坐天曹席龕

中以前句索對對者數人俱不平耳既後張洪齋云

謾捲疎簾邀燕子清麗閒雅可愛因揭之東閣廳柱

後六年友人徐七橋見之云開鋤明月字意本虛謾
捲跡蔫似太着實因對云謾掃白雲看鳥跡則超脫
塵凡殆有仙氣因呼為徐白雲

麥舟詩

故人胡文喬邂賑逵不羈之士也家頗零落一日詣
余出一詩于袖中云藿食鶉衣鬢已秋三喪淺土淚
横流登堂稽顙無他話見說先生有麥舟讀之惻然
為賻之

火中人

嘉靖癸丑嘉興宣公橋失火延燒甚衆士人黃湛泉偶乘郡舟泊橋下望見火中一物如猫火愈熾其物愈大少頃即成一大紅人湛泉歸數日家亦失火蓋先兆云

納息下氣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嚥菜數莖屏伏鼻息心中默念納息下氣一次五六七八至九俱氣隨意逆直至後門逆出每一口氣逆至九屈一指爲記虛右大指屈至九指是爲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

降眞水自生元氣迴流一無阻滯可以却疾可以延年近取諸身歷有明驗其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

明目方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撿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

行之非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

江漢叢談

明 陳士元

大明會典載 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者即箜篌是也

醴陵縣有綠水可以寫字即儒學泮池是也遇雨連陰則色淡

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繂之名曰五尺此語見夷堅志

聞前輩云國初進士釋褐之後其朝參出入皆徒步

也

唐音孟浩然峴潭詩日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編故

杜甫用其事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并四時疫氣流

行楚人多用之

荊楚記云正月末日以蘆苣火照井中廁中百鬼皆

走

柳子厚述舊詩云哀榮因蓂莢盈缺幾蝦蟇用日月

事而不明言日月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口寺

仁和 姜南

貧富不愛錢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土人尤以爲難盤山王文肅公翺爲吏部常稱之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贊曰蠢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危不遺家

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 王師敗績于土木 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紹時爲修撰獨曰主辱臣死矣以家爲卒不遣 今

捏兩手汗

今世人旁覩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爲爾捻兩把汗按元史憲宗命趙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

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曄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于中國雖襲孟子意亦簡而佳

叙虞芮質成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苑皆載之觀其叙事之法說苑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脛大于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癰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于股者難以步指大于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之言疑亦本于此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髠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賈誼曰履雖鮮不加于首冠雖弊不以苴履皆言貴賤有定分也

洗硯新錄

仁和姜南

演小說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學彈琵琶演說古今小說以覓衣食北方最多京師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嘗讀瞿存齋過汴梁一律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觀此則自昔蓋有之矣

鑷白髮

南史齊鬱林王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公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因讀此而笑世之癡人年近期頤鬚髮皤然非鑷則染將欲何為乎

廬州四忠

國初從龍諸臣在廬州則有精忠大節者四人謂楚國公廖永安虢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永義侯桑世傑楚虢二公巢縣人蔡國合肥人永義無為州

人

陶安善諫

國初丙申年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爲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賛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諫

戒子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臨曰承家不在

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祿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適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于汝也

丑莊日記

仁和姜南

翰林七學士

國朝翰林學士不限員數天順初翰林缺學士正員時林文等七人應轉學士 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日唐有十八學士是不為多遂俱拜焉然汝言之對亦率爾唐太宗天策府十八學士乃世俗之稱此時未有翰林院亦未嘗設學士官豈可對君父前如此妄言無乃不讀霍光傳之過乎

客土

浮屠泓師與張説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將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他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今之俗師妄言風水者一遇方隅坎陷則令補築增榛便謂藏風聚氣豈不謬哉君子無惑焉可也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忝國未死豈有

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
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入之言
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為座右銘

康節四事

介有四不赴將有四不出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
里閈閒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此康節之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
耳

時來為相

宋劉文安公沆擢右正言知制誥　西用兵沆見執政白事翌日請對極言得失仁宗從其議于中書執政不悅曰須舍人作相自行之沆曰宰相豈有常哉時來則爲之公至至和元年拜相

輟築記

仁和美南

倖門

王梵志曰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都穿破覩此言苟非聖君賢相則倖門之塞杜其太甚者已

房玄齡無後

續前定錄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已三

歲在側日者顧指日此兒此兒此兒此兒絶房氏者也公大悵然而退後皆信然也吁以房相之賢而子不肖豈非天乎

指天畫地

陸賈新語云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脩聖人之道極經義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指天畫地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吁此言道盡索隱行怪者之情狀學務口耳者觀此亦可以自愧矣

管寧思訾

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心誓念向會如厠不冠即便稽首風亦尋靜見周景武孝子傳吁寧持已之敬如此宜乎免于亂世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鳥惟鴻鴈與白翎雀鴻鴈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窮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illegible]名日白翎雀

賊冢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鐫一字蓋當時士

大夫鄙其爲人無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于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

獻楊梅仁

王瑴字豐父守會稽董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裒五十石以獻之後擢待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此揮麈所載也吁孟佗獻凉州之酒程松市北珠之冠小人之恒態也不知五十石楊梅仁何以能裒乎

唐御容

蜀開皇御容院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堯爲高祖即題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後宋趙清獻公至院命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僧之愚鄙有如此可資一捧腹耳